

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月石

部云作者處

誰解其中味

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出則既

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

滴東南遠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闔門

紅樓夢脂評初探

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濟巷巷內有個古

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有靈廟廟內有個古

家鄉宦姓甄名賈字士隱姓賈家有一

深明禮義家中雖無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

為望族了只因這甄士隱家性善與天以功若

為念母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為事

紹康題



红楼梦脂评初探

孙 逊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37,000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400

统一书号: 10186·300 定价: (七) 1.10 元

目 录

一、引言.....	1
二、脂本、脂评和评者概述	3
(一) 脂本简解	3
《红楼梦》版本的两大系统(4) 脂本、程本得失优劣论(5) 现已发现的十一种脂本(11) 一度出现过的靖氏藏抄本(22)	
(二) 评语粗疏	23
“脂评”正义(24) 属于早期脂评的双行夹批(26)	
同属可靠脂评但时间稍后的眉批侧批(29) 需要区别对待的回前回后总批(36)	
(三) 评者勾稽	43
《红楼梦》的两个大评家(43) 脂砚斋为谁的四种不同看法(53) “作者说”和“史湘云说”的否定(57)	
“叔父说”存疑(58) “兄弟说”试析(63) 关于畸笏叟(68) 其他评者(71)	
三、脂评价值浅探.....	78
(一) 评语暗示了小说隐去的政治斗争“真事”	78
“真事隐去”、“假语村言”(79) “南直召祸”与“讳知者”(82) “事败”“抄没”——政治斗争的突出表现(84)	
(二) 评语透露了小说写封建家族衰亡史的讯息	87
“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88) 封建家族的“荣”“损”——一部书之“根”(89) “偏于极热闹处写出大不得意之文”(95)	

(三) 评语揭示了小说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 97

反对君主专制——“他书中不得有此见识”(97) “请
君着眼护官符”——对封建吏治的讽骂(104) “此书不
免腐儒一谤”——对孔孟之道的抨击(106) “毁僧谤
道”——对佛、道二教的批判(113)

(四) 评语提供了小说作者及其家世生平的有关线索……………118

脂批和《红楼梦》作者之谜(118) “石兄”为谁(124)
“遗腹子说”的否定(126) 作者生平勾稽(129)

(五) 评语反映了小说成书过程中修改增删的点滴情况…134

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135) 《红楼梦》修改过程中
的一次重要删却(138)

(六) 评语透露了小说八十回后情节发展的大致轮廓……………141

《红楼梦》究竟写了多少回(142) 林黛玉愤作“十独
吟”(146) 卫若兰“射圃”得麒麟(150) 甄英莲“遭
际实堪伤”(154) 贾迎春“一载赴黄梁”(155) 林
黛玉“泪尽”魂归天(157) 贾宝玉“对景悼颦儿”(164)
贾元春“命入黄泉”(165) 贾探春“远适”不归(167)
荣宁府事败“抄没”(170) “狱神庙慰宝玉”(175)
贾惜春“缁衣乞食”(180) 洁妙玉流落“风尘”(182)
通灵玉“误窃”(185) “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
强英雄”(186) 王熙凤“短命”身死(190) 刘姥姥急
难“招大姐”(191) “花袭人有始有终”(195) 贾宝
玉“悬崖撒手”(197) 青埂峰木石“证前缘”(199)
太虚境警幻揭“情榜”(200)

(七) 评语总结了小说的艺术成就并提出了一些可贵的

艺术见解……………204

不落俗套的人物外貌描写(204) 破“恶则无往不恶,
美则无一不美”(206) 迥不与旧小说“离合悲欢窠臼相
对”(211) “特犯不犯”——从对比中塑造典型(213)
“未见其形,先使闻声”(218) 闻其声而知其人(221)

“传神文笔足千秋”(226)	善于给人物起名号(231)	
炼字锻句的艺术(235)	“章法总不雷同”(241)	
(八)	评语佐证了胡适唯心论的谬误	246
对“自传说”的当头棒喝(247)	文艺作品中的“真”与“假”(250)	细节真实与典型人物(256)
四、脂评糟粕批判		261
(一)	评语对小说旨义的歪曲	262
(二)	评语对作者思想的曲解	264
(三)	“钗、黛合一”论批判	268
(四)	评语所表现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	272
(五)	评语所反映的形式主义艺术观的影响	276
五、脂评历史地位试论		283
(一)	脂评和我国古典小说的评点派	283
(二)	“一芹一脂”，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296
(三)	给脂评以应有的历史评价	300

一、引 言

见于《红楼梦》早期抄本上的脂砚斋等人的批语（以下简称脂评或脂批），是最早评论这部不朽巨著的珍贵资料之一。评者脂砚斋等人为作者曹雪芹同时的至亲好友。由于他们不仅了解作者的家世生平，而且熟知小说的创作过程，因而他们“批笔不从臆度”，写下的批语有着一般评者所无法比拟的资料价值。特别是在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有关资料严重缺乏的今天，这一价值就显得更为宝贵。不仅如此，又由于评者脂砚斋等人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亲密合作关系，特别是由于他们和作者之间在思想上的某种相通之处，他们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也不无深切的理解，因而他们写下的评语同样也有着一定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一下脂评，探讨其在资料、思想、艺术三个方面的价值，这对研究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世间幸存的几部早期脂评本比较晚才被发现，同时个别脂评本发现后也没有及时引起红学家们的重视，致使这些珍贵的资料长期来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五四”以后，胡适新红学首先重视对脂评的研究，并在利用脂评破除对旧红学的迷信上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与此同时，他又歪曲脂评，建立起了对新红学“自传说”的迷信。解放以后，经过批判胡适派的唯心论，对脂评的研究也随之逐步深入，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然而，由于脂评的名声在这个过程中也为胡适所累，对它的评价也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以至时至今日，它还不时被论者判为“反动”。究竟

应该怎样正确地评价脂评？这实在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前一阶段有关脂评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多数还是偏重于脂评所提供的有关作者家世和小说情节发展线索的勾稽，偏重于诸如脂砚斋为谁等问题的探讨和各类评语的归类，相比之下，对脂评本身的思想艺术见解就探讨得还很不够。因此，在这方面，正有着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本书的意图，就是想对脂评作一粗浅的整理和分析，探讨其价值，批判其糟粕，并试就它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作一初步的评析，以求正于广大《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

二、脂本、脂评和评者概述

在《红楼梦》研究中，我们经常要碰到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红楼梦》各种不同的版本问题，二是存在于这些不同版本上的大量评语问题，三是写下这些评语的评者问题。多年来，不少《红楼梦》研究者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解决了其中一些问题，取得了比较统一的看法和意见。但是，由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材料的限制，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还远谈不上取得完全彻底的解决。其中不少问题的看法分歧，正是《红楼梦》研究中长期来争论不休、至今未得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红楼梦》研究中三个有待于材料的进一步发现而予以深入探讨的复杂课题。要研究脂评，就不能不首先涉及到它们。这里先就迄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作一概括的介绍和叙述。

（一）脂本简解

在《红楼梦》研究中，我们常可以看到“脂本”这个词，这是《红楼梦》版本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所谓脂本，即《红楼梦》脂砚斋评本，是一种抄有脂砚斋等人评语的《红楼梦》早期抄本。小说最初问世时，不仅连同这些评语一起流传，而且书名也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斋这个名字，还被作者写进了小说正文的楔子里。因此，为了区别这些早期抄本和后来大量刊行的程伟元、高鹗系统的本子，我们通常便把这些早期抄本称作脂评本或脂本。

【《红楼梦》版本的两大系统】 说到脂本，便不能不首先谈一谈《红楼梦》的版本。大家知道，《红楼梦》的版本，总的可以分为脂评本和程高本两大系统。当年，曹雪芹经过“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以“十年辛苦不寻常”的艰巨劳动，完成了《红楼梦》的初稿创作。成书之后，曹雪芹的亲密合作者脂砚斋等人便不断整理，反复阅评，写下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量评语。这些经过脂砚斋等人不同时期整理阅评的稿本和誊清录副本，在当时就经过各种渠道先是在作者周围的圈子内传阅，以后便广泛流传。经过辗转相抄，便形成了众多的《红楼梦》抄本。迄今为止发现的抄本只有八十回。还有后面三十回，当年脂砚斋等人阅评时看到过，但后来因各种原因“迷失无稿”了。这些抄本由于所据祖本是脂砚斋等人不同时期的阅评本，加上又是辗转相抄而成的，因此各本的正文和评语便多有不尽相同之处。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早期抄本大同小异的原因之所在。但这里重要的是大同。就是说，这些抄本虽然互有差异，但它们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这个共同的祖先就是经脂砚斋阅评过的曹雪芹稿本。因此，尽管它们辈分不同（或是父子关系，或是兄弟关系；它们可能是祖先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可能是很远的后代），但它们都程度不同地保留了祖先的面目。因而我们可以把这些抄本大致归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本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为八十回抄本，其祖本来自脂砚斋不同时期的阅评本，各本都或多或少地抄有脂砚斋等人的评语，故称之为脂评本或脂本（少数时间较晚的抄本经后人窜改，无脂评，但正文属脂本系统）。

到了一七九一年和一七九二年，在《红楼梦》版本史上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带转折性的事件，这就是程伟元两次刊行他和高鹗整理的百二十回本，从而结束了《红楼梦》的传抄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刊印的时代。首次印行的是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辛亥萃文书屋活字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前面分别有程伟元、高鹗写的序，这便是我们通常说的程甲本。它的前八十回经过高鹗等人

的修改，与曹雪芹的原作有一定的距离；而后四十回则根本不是曹雪芹的原作，是高鹗或别人补写的。紧挨着第一次印行只有七十天时间，程伟元、高鹗又第二次重新予以排印刊行，这便是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壬子萃文书屋活字本，即通常说的程乙本。这个第二次刊印的本子，又在第一次印本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增删改移。据统计，程甲本 1,571 页中，程乙本作了改动的竟有 1,515 页之多；程乙本比程甲本增删的字数达 21,506 字，其中前八十回就增删了 15,537 字。可见程乙本与曹雪芹原作的距离就更远了。从此以后，各种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便象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其中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有：王希廉《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简称王评本）、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简称张评本）、姚燹《增评补图石头记》（简称姚评本）等。这些印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以程伟元印行、高鹗修改补作（或别人补作）的活字本为祖本，早期抄本上所抄有的脂砚斋等人的评语被删得荡然无存。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印本归为另一个系统，统称为程高本、程本或高本。

综上所述，一个为脂本系统：迄今为止只发现八十回，其祖本是脂砚斋不同时期的阅评本，大多抄有脂砚斋等人的评语；一个为程本系统：计有百二十回，前八十回经过高鹗等人的修改，后四十回系高鹗或别人所补，没有脂砚斋等人的评语。这便是《红楼梦》版本的两大系统。

【脂本、程本得失优劣论】 如上所述，《红楼梦》的版本现有两大系统，一是有着脂砚斋等人批语的早期抄本，一是经过程伟元、高鹗整理删改过的刻本。那么，这两个系统的本子究竟谁优谁劣呢？这是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现在多数同志认为早期抄本比较接近曹雪芹原作的面貌，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胜过后者；但也有不少同志认为文章总是越改越好，程伟元、高鹗刻本的删改整理很难说没有曹雪芹本人的修改作为依据，认为程高刻本把文字改得比较通俗简洁了。这里，拟就这个问题作一简要的举

例说明。

一般来说，早期抄本距离曹雪芹稿本比较接近，除了其中因抄胥抄误而出现的文字异同外，大都还未来得及经过后人大量的窜改。同时，由于它们数量不同地保留了脂砚斋等人的批语，为我们研究小说及其作者家世生平提供了足可珍贵的资料，因此应该说脂本较后来出现的程本有着更高的研究和阅读价值。有些同志怀疑程本的删改整理可能有曹雪芹本人的修改作为依据，这恐怕是不足信的。因为：一，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确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但根据楔子里所说的情形，这是在“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之前，亦即小说基本成形之前。甲戌之后，曹雪芹当然也会时有修改，但恐怕这已不会是太大的规模了。根据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甲戌本和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定本的面貌，其间的差异确不是很大。因此，设想程本的删改整理有曹雪芹本人的修改作为依据，因而根据文章总是愈改愈精炼的一般原则来推断程本的文字要比脂本为优，这是站不住脚的。其二，再看程本的删改之处，也不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作家不断修改自己文章之手。因为作家修改自己的文章，主观上总是想改得更好一些，不可能明明好的反而故意改糟了。而程本却有着大量妄改的例举。

如小说开卷第一回楔子内，原来通过空空道人点明小说所写乃是“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这正符合小说所写的实际和曹雪芹本人及其家族的经历。可是到了程本里，这段文字被改成了“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不仅语意不明，而且使原来对世俗社会的批判变成了对天国世界的追念。

又如也是第一回，原来还有借托石头口吻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贷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功夫看那理治之书。”这段文字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和抨击，在程本中也被删去了。

再如小说第四回，各早期脂本的回目都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而程本却改为：“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同一回，写薛蟠打死冯渊后倚财仗势，只顾侍了母妹竟自起身长行而去，人命一事“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这里在“判”字和“钱”字前面分别冠以一个“乱”字和“臭”字，体现了作者的愤世疾俗之情。但在程本里，这两个感情色彩的字都被删却了。这虽是一字之改，却使鲜明性大减。

也是第四回内，当门子讲到“护官符”这个名目时，贾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这之后原本有门子这样一段回话：“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这段话是对封建吏治的辛辣讽骂，甲戌本在此还有批语曰：“骂得痛快。”可见是曹雪芹原作中必有的。但程本中这段话却没有有了。

同一回在门子介绍了“护官符”的内容之后，各脂本还有门子这样一段解释：“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这一段话形象地揭示了四大家族之间的盘根错节和相互勾结，甲戌本上在“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八字旁也有批语曰：“早为下半部伏根。”但程本却把这为下半部伏根的八个字给删去了，想来这也决不会是曹雪芹自己删却的！

又如小说第十六回，写秦钟将死，宝玉前去探望。开始那鬼判“不肯徇私”，放秦钟魂与宝玉一见。后听得是“宝玉来了”，便马上唬的慌张起来。众鬼抱怨都判，都判却回说：“放屁！俗话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庚辰本其下还有署名“脂砚”的双行夹批云：“更妙，愈不通愈妙，错会意愈奇。”可见也是原作中本有的。但在程本里，这段伤时骂世的妙语也全给删去了。

再如小说第二回，写贾雨村被上司参劾，脂本上列数他的罪状是：“参他生性狡猾，擅纂礼义，外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而在程本中，却被改成：“说他貌似有

才，性实狡猾；又题了一两件徇庇蠢役、交结乡绅之事。”对比一下便很清楚：无论是对贾雨村揭露的深刻程度，还是文字的流畅明快，脂本都胜过程本。

同一回里，在介绍到甄宝玉时，说他认为“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但程本却把这段话改成了：“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希罕尊贵呢！”显然，前者以宝号作譬，远要比后者以花草作譬更能体现人物的叛逆性格（小说中的甄宝玉起先也是作为叛逆者形象出现的）。

又如小说第三十六回，通过袭人之口写宝玉反对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原来后面还有这样一节文字：“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这是塑造贾宝玉叛逆性格的重要一笔，这一笔在程本中也被删去了。

再如小说第七十回，有一大段写宝玉与众姐妹放风筝的精彩场面，其中特别写到探春放了一只凤凰，与天上另一只不知谁家放的凤凰绞在一起，后来又有一个门扇大的玲珑“喜”字带响鞭逼近来，与两个凤凰绞在一处。看来这一节描写与最后探春的结局不无关系。但程本却把这段有预示性的文字给删去了。它说明删改者并不明瞭小说的全盘计划。同时，脂本上写到风筝放好，“大家方散，黛玉回房歪着养乏”就结束了；而程本却增加了一段宝玉如何注意工课、黛玉如何不大“兜揽他”的描写，这也显然与宝、黛的性格发展不合。

以上是关系到思想内容方面的删改。

又如小说第五回，写宝、黛小时的亲密友爱，原来形容他俩是：“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但程本却将“略无参商”改成“似漆如胶”，表面看去似乎通俗了一些，其实却损害了两个小孩的形象。

第八回，原来形容宝钗是：“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

云守拙。”这里“藏愚”“守拙”都是一种谦词，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宝钗的性格特点。但程本却把“藏愚”妄改为“装愚”，变成大家早就看穿她是在装蒜卖傻了，真是不通之至。

还有小说第十五回，写宝玉来到农村，看到纺车，因为新奇就擅自乱动起来，这时“一个约有十七、八岁的村庄丫头跑了来乱嚷：‘别动坏了！’众小厮忙断喝拦阻。宝玉忙丢开手，陪笑说道：‘我因为没见过这个，所以试他一试’。那丫头道：‘你们那里会弄这个，站开了，我纺与你瞧。’”这里仅仅数语，就把一个村庄丫头的神态给写活了。而这段话在程本中也被删改了，其中“跑了来乱嚷”改成了“走来说道”，“那丫头道”后面一段话改成了“你不会转，等我转给你瞧”，一个原来颇有些“野”气的村庄丫头变得斯文起来了。

再有小说第十四回，写凤姐协理宁国府，第一天有一个人迟到了，她便立即发起威风：“登时放下脸来，喝命：‘带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掷下宁国府对牌：‘出去说与来升，革他一月银米！’众人听说，又见凤姐眉立，知是恼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执牌传谕的忙去传谕。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还要进来叩谢。凤姐道：‘明日再有误的打四十，后日的六十，有要挨打的只管误！’说着吩咐：‘散了罢。’”但到程本中，这段描写被改成了：“登时放下脸来，叫：‘带出去打他二十板子！’众人见凤姐动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数打了，进来回复。凤姐又掷下宁府对牌：‘说与赖升革他一个月的钱粮！’吩咐：‘散了罢。’”乍一看，似乎是简洁了一些。但仔细对照一下便很清楚：原来的描写有声有色，一气贯下，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了王熙凤的性格。而程本却把“喝命”改为“叫”，把“眉立”改为“动怒”，把“一面又掷下……”一段挪到后面，使原来有声有色的连贯描写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并把凤姐打板子也要利上加利一段话全部删去，这就使原来的整个一段描写大为减色。庚辰本在凤姐“眉立”两个字旁边还有脂批指出：“二字如神。”但程本却反将这“如神”的“眉立”二字改成了平平的“动怒”二字，

真不知是何肺腑！

再如小说第二十五回，写马道婆来到赵姨娘处，两人说起暗里算计宝玉和凤姐的事，但说到一半，马道婆又故意卖关子，不肯说出算计的法子，于是赵姨娘许愿说：“难道还怕我不谢你？”此后有一段马道婆的回答，脂本上是：“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人委曲，还由可；若说‘谢我’的这两个字，可是你错打算盘了。就便是我希图你谢，靠你有什么东西能打动我？”上引打着重号的一段文字，是作者费尽心机描摹贼道婆的声口，它活现了所描写的对象的狡诈奸险。庚辰、甲戌本在其旁都有行侧批云：“探谢礼轻重是这样说法，可怕可畏。”（甲戌本批语作：“探谢礼大小是如此说法，可怕可畏。”）但程本却把上引打着重号的文字全行删去，改成一句“那我可是不想的呀”，使原文神韵顿失。

还有不少地方，虽然改动不大，但高下得失却同样很明显。如小说第六回，写刘姥姥初进荣府，首次看到自鸣钟时，脂本描写她的心理活动是：“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爱物儿”一语颇符刘姥姥声口。但程本却把这三个字改为“东西”二字，显得索然无味。

同一回，写刘姥姥在凤姐前启齿要钱，凤姐先告了一通艰难，然后给了刘姥姥二十两银子。脂本上描写刘姥姥的心理活动过程是：“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但程本却把这段描写改成了：“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苦，只当是没想头了；又听见给他二十两银子，喜的眉开眼笑。”显然，“告艰苦”不及“告艰难”好，而后面的形容也是改后比较逊色。

又如小说第十六回，贾政突然被宣入朝，一家人先是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安；后报告说是元春晋封为妃，“贾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气盈腮”。而程本却将上述打着重号的一句改为“喜见于面”，似也不及原来传神。

再如小说第二十四回，写小红突然出现在宝玉身后，宝玉却不认得，问说“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小红听说，便冷笑了一声道：“认不得的也多，岂只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递水、拿东拿西，眼见的事一点儿不作，那里认得呢？”这里“递茶递水、拿东拿西”是一种口语的活用，很有些神韵。可是程本却为了省两个字，改成了“递茶水、拿东西”，使原来的神韵全然失却。

以上是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例举。

诸如此类，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因为篇幅关系，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了。不过只此一隅，其高下得失不辨自明。要而言之，脂本更多地保留了曹雪芹原作的思想锋芒和语言特色，而程本相比之下未免逊色。也许有同志会说：“我也能列举出好多例证，来证明程本也不乏改得好的地方，这又怎么说呢？”对此，首先是要我们反复地多品味品味，因为有些地方，粗一看似乎是改得比较好的，但细细多品尝几遍，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其次，我们的原则是要尽量保持曹雪芹原作的面貌，因为曹雪芹有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有他所属时代的习惯用语。今天我们既然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程本的删改有曹雪芹本人的修改作为依据（这一点，我们仅从一些受到脂批高度赞赏的文字也被程本删改就可看出），那么我们也就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不尊重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貌的早期脂本而反看重明显经过后人删改的程本。当然，程本也自有它的存在和研究价值，但和脂本比较起来，它理应而且只能退居到第二位。更何况，脂本上还同时抄有作者的至亲好友脂砚斋等人的批语，它们为我们研究小说和作者提供了至今仍是最可宝贵的资料！

【现已发现的十一种脂本】 如上所述，脂本系统的抄本为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提供了最可珍贵的资料。但遗憾的是，虽然“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和“好事者”争相“抄录传阅”，但流传下来的旧抄本却并不多。其中特别是比较完整的八十回早期抄本，真可谓是凤毛麟角。至于曹雪芹的稿本和脂砚斋的誉清录

副本，更是茫然不知下落。

现已发现的《红楼梦》脂本计有十一种。它们是：

(1) 己卯本。此本每回卷端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每册封面则题：《石头记》。其中第二、三、四册封面书名下注云：“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三册书名下还注云：“己卯冬月定本”。故我国学术界通常把这个本子叫作“己卯本”。

此本原为八十回，每十回合装一册，现只残存第一至二十、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七十，共四十回。但其中第一回缺开始三页半，另缺六十四、六十七两整回（现存这两回系据另一个乾隆抄本抄配），故实际只有三十八回。此书为董康旧藏，后归陶洙，解放后归北京图书馆。不久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又新发现一个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卷，存三整回又两个半回，即第五十五回下半回、五十六至五十八回、五十九回上半回。据专家研究，此残卷即为己卯本的散失部分。故目前己卯本实为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

己卯本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无论在新发现的散失部分里还是在原己卯本里，都存在着“玄”、“祥”、“晓”等字的避讳问题。“玄”字缺笔是避康熙“玄烨”的讳，这是当时的“国讳”；“祥”字和“晓”字缺笔则是避两代怡亲王允祥和弘晓的讳。因此，吴恩裕和冯其庸同志据此断定己卯本实为乾隆时怡亲王府的一个原抄本（故有人称此本为“脂怡本”），“因为只有怡亲王家，才需要避‘祥’和‘晓’字的讳”。同时，联系雍正在曹颀的《请安摺》上所批的“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等语，^①可见曹家与怡亲王家有较好的关系；因此己卯本的底本直接来自曹家或脂砚斋等人之手是很有可能。^②诚如是，则己卯本的价值在现存诸脂本中当是最高的。即使它的底本

① 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② 以上参见吴恩裕、冯其庸：《“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载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